

我常以方塊體造形表現大自然的局部變化，雖然是擷取自然景觀中的片斷，但我總企圖在這有限的立體空間中，表現大自然的偉大壯麗。

諦觀自然的喜悅

劉鎮洲陶藝走過20年

文／劉鎮洲 攝影／黃中宇

由於自小喜好嬉戲田野、製作童玩，所以美術勞作課程成為我小學入學以後的最愛，而初中高中的工藝課程也成為我的拿手科目，也因此選擇進入國立藝專學習工藝。在藝專美工科的學習期間金工、木工、編織都感興趣，而在修習陶瓷課程之後，卻對陶土的塑性與燒成後的堅硬亮麗深為感動，因而走上陶藝的不歸路。回顧二十餘年來的陶藝製作生涯，隨著學習境遇的不同與環境的變遷，作陶的觀點有了不同的轉變，作品的呈現也有很大的變化，而其中恒久不變的，是藉陶土對偉大自然的禮讚，以及對陶藝創作的那份熱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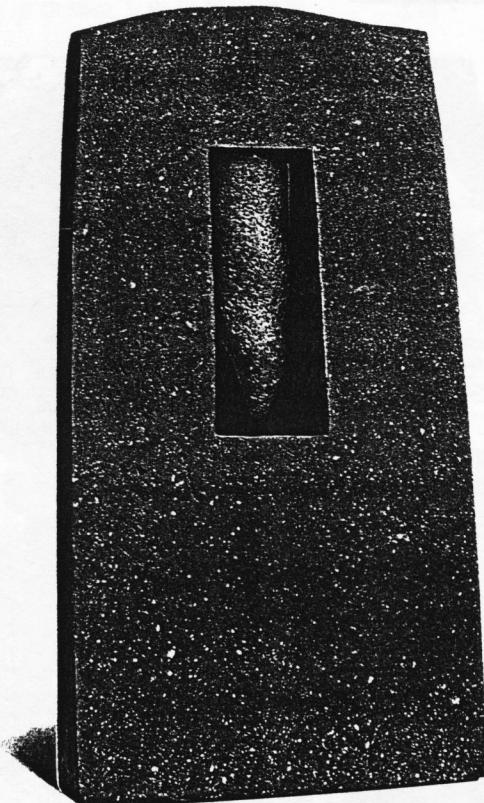
輕狂年少的求學階段

1970年代的台灣陶藝創作尚屬於萌芽階段，陶藝資訊相當貧乏，所幸當時藝專陶瓷課程是由吳毓棠教授所指導，吳教授對陶瓷釉藥的配製十分專精，因此在他的教導下，學習到正確的試土、試釉方法、嚴謹的研究態度，以及對陶瓷製作的基礎認識。而在作陶技術的鍛鍊上，則在當時資訊有限的環境中，向製陶業者、老師傅請教，或從舊書上摸索學習。因此，在藝專學習時期的作品，是各種不同製陶技法的綜合體。成形方式包括徒手捏塑、土片成形、拉坯成形以及簡單的注漿成形；作品形式也以人物塑像、陶飾品與日用陶瓷器為限，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在其中得到很大的樂趣。

由於對陶藝製作的深切喜愛與熱衷，便在1978年與同班同學陳新上、蔡爾平、莊惠芳等四人共組「陶軒陶藝工作室」，除了練習陶藝創作、研究配製釉藥外，並生產陶瓷飾品，供應服飾店銷售，直到1980年赴日本留學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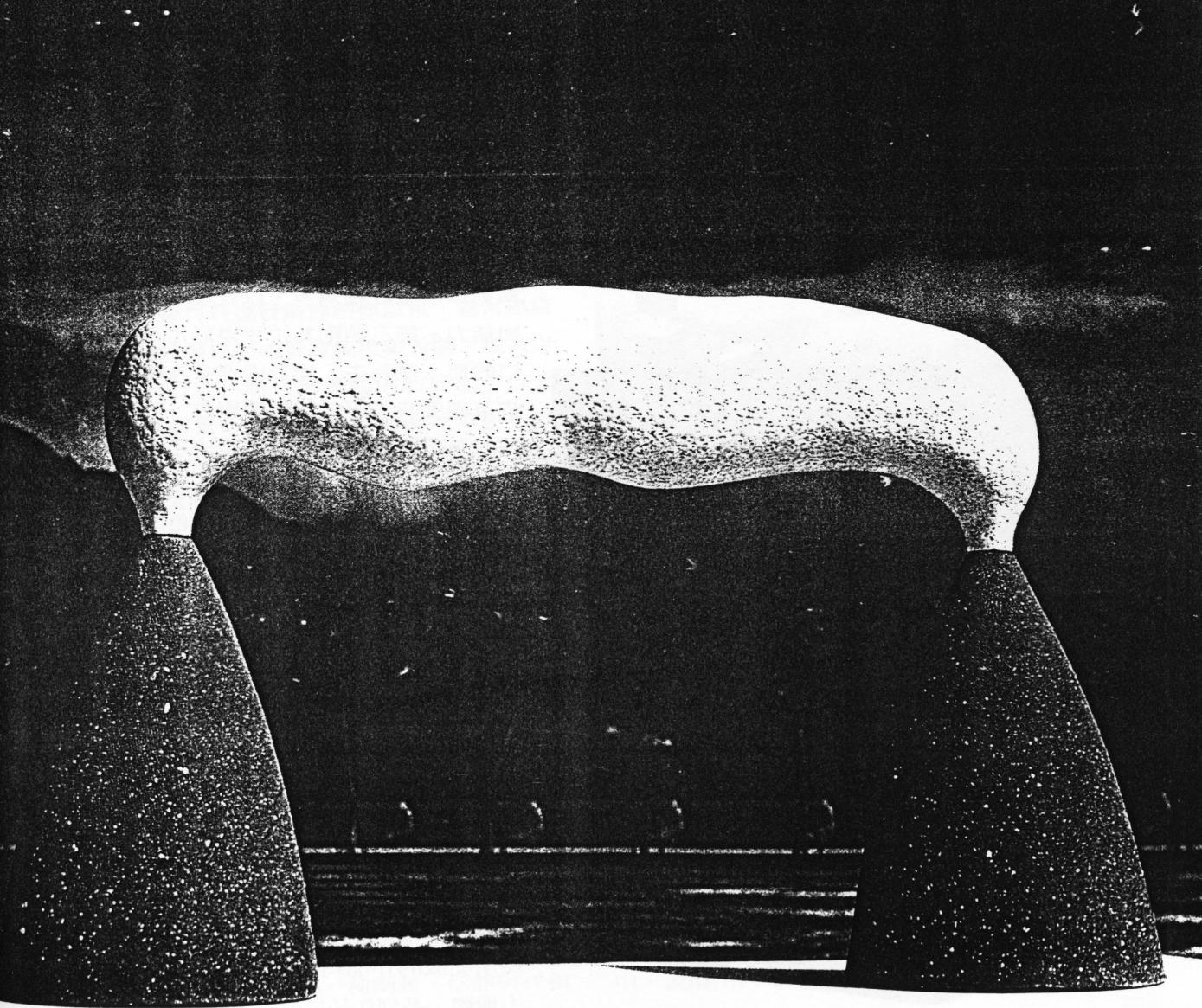
黑陶時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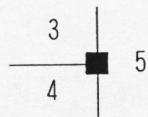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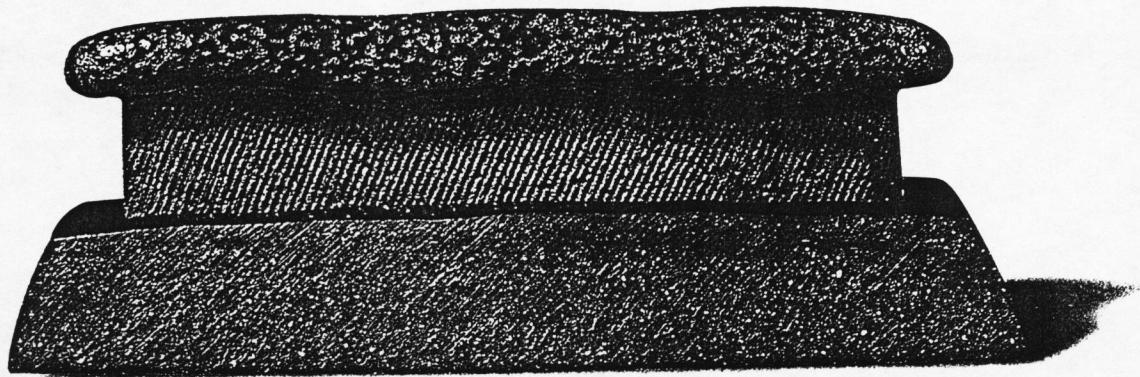
赴日本就讀京都市立藝術大學初期，選擇釉藥調製與燒成試驗為主要研究課程，在大西政太郎教授的指導下，有系統地完成近萬片的釉藥試驗，並加以整理分析、黏貼成冊，獲得完整的釉藥調製概



1 ■ 2

1. 根 $21 \times 6 \times 36\text{cm}$ 1996
2. 染色體 $22 \times 12 \times 31\text{cm}$ 199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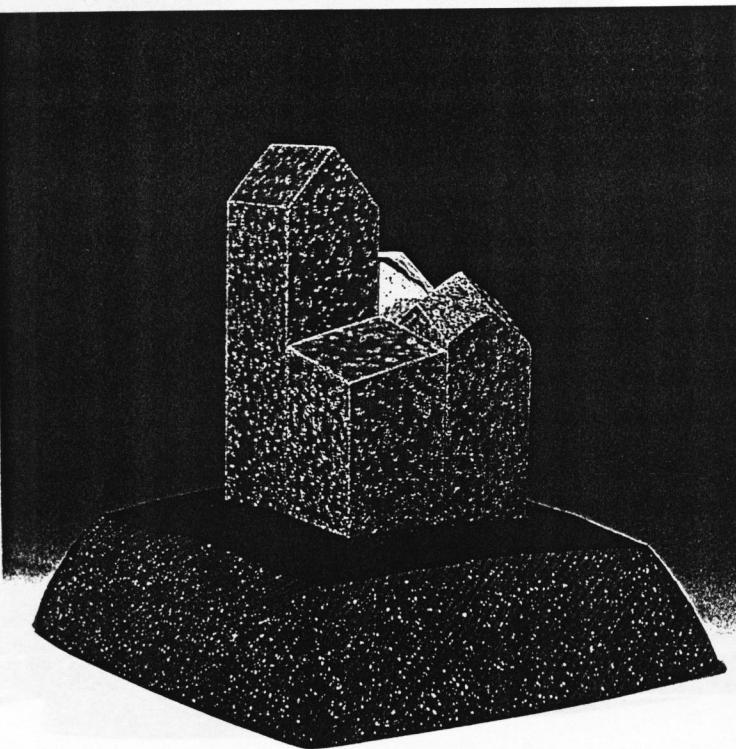


3. 離雨 $51 \times 15 \times 16\text{cm}$ 1997
4. 城市 $30 \times 30 \times 28\text{cm}$ 1997
5. 劉鎮洲近照

念。在作品製作方面，則以拉坯為主要成形方式，製作較大尺寸的實用陶瓷作品。這個時期的拉坯作品大致可分成三類：第一類為敞口圓盤類作品，以中國傳統青瓷圓盤為範本，製作不同深淺比例的圓盤，並在口緣處理上加強變化效果。在盤面裝飾上，除了素面上單色釉外，並嘗試使用雕花、鐵繪與釉裡紅的技法。第二類拉坯作品是屬瓶類，在造形上分別有窄口長瓶、敞口瓶、大口瓶、大肚瓶、大圓瓶等，以表現拉坯的飽滿、充實為主要特色，釉藥則以柿鐵紅釉為多，以表現瓶體造形的精神與活力。第三類則為拉坯變形作品，造形以窄口的瓶、壺為主，變形處理多為在坯體乾燥至皮革硬度時，再予以切開變形，使作品造形顯得較為活潑而有變化。這類拉坯變形作品表面的釉藥大多是茶葉末，所以造形具有厚實的量感，黑褐色的釉調中佈滿黃綠色細小結晶，使作品平添了一些神秘感。

1982年考入京都藝術大學工藝研究所後，由於選擇以造形表現為主的現代陶藝創作做為主修課程，所以陶藝研究的方向轉為造形的探討與創作意念的呈現。在指導教授鈴木治的教導下完成了許多造形表現的陶藝作品。在這個時期中，我常以單純的幾何造形為基礎，表現自然界中各種不同的力量，嘗試透過陶瓷媒材表現自然力量與物質狀態間的微妙關係。同時為了加強作品造形的質感與量感，而常採取黑陶燒的方式，處理作品的黑色。因此，這個階段所完成的作品均以黑陶為主，其中「圓球與方塊體」系列作品是最為明顯的風格。

在研究所二年級的畢業系列作品中，在技法



上仍然以黑陶表現為主，而在創作的主題上，則漸漸轉變成對物體圓缺對比與虛實造形的探討，作品中增加自我主觀思考的融入，以強化作品中意念的表達。因此，這個時期的作品顯得較為沉靜、內斂。除了黑陶作品外，這時也常利用白色瓷土以壓模成形的方式創作作品，想藉明亮清純的青白瓷造形，與漆黑烏亮的黑陶造形，做截然不同的對比。

回視創作之路

1984年研究所畢業返國後，回母校任助教工作，由於行政工作繁忙，致暫時停頓陶藝創作，至1987年成立「方圓陶舍」工作室，始恢復創作。1988年在台北美國文化中心舉辦返國後首次個展，展出作品均為黑陶。這次個展的主題是呈現黑色塊體的量感與生命力，以造形表面粗糙與亮面的對比，表現黑陶材質的張力；以不同的刻痕線條，探討單純幾何形體上人為作用的意義。其中部分作品則是利用組合方式，呈現單位個體與整體空間的對應關係。

從利用陶瓷材料進行造形創作以來，我常描寫的主題大部分與自然的景致或現象有關，我常以切割地塊的方式，將自然景觀中的局部予以分離，而將原有景觀中的壯闊氣勢與延綿變化景致，濃縮在這塊局部造形之中。就作品造形本身而言，造形塊體的切面部分，力求平整、硬直，以顯示局部土塊的分割意義。而地表部分的自然起伏，則多用釉藥塗施其上，以增加地表上自然起伏的柔滑順暢。作品整體亦處理成微凸的弧面，以象徵大地的豐富飽滿，及展現充沛的生命力。同時我也將這種創作理念應用在實用陶器的創作上，把陶瓷器造形視為自然景觀中的一方地塊，而在作品上象徵地表的起伏面上，開洞成為容器開口，藉以呈現地塊內部的神秘空間，以及其中所蘊藏的豐富生命力。

在以自然地塊的系列作品中，工整的切面與柔和的局部起伏面，是作品在造形形態上最大的特徵，由於這兩者不同性質的造形要素和諧地交融於作品中，使作品醞釀出一種幽雅、恬靜與祥和的氣質。

異質中的藝質

在自然地塊系列作品中嵌入異質材料的做法，是從1993年間開始的，其最主要的目的，是想藉異質材料在質感、量感上的差異，強調自然地塊中蘊藏物質的豐富性與多樣性。同時，在造形上也增添陶瓷與不同材質間相互對應與調和的效果。在這類的作品中，我常選擇鑄銅做為嵌入作品中的異質材料，利用鑄銅材質的金屬呈色和自然光澤，與粗質陶土的磚紅呈色，形成有趣的對比。此外，從造形外觀上看，嵌入作品中的鑄銅塊體，其尺寸形態與表面處理，均與原本陶質表面形成一致，因此鑄銅塊體是呈現完全和諧地契合於作品之中，而藉此反省陶土造形中異質材料存在的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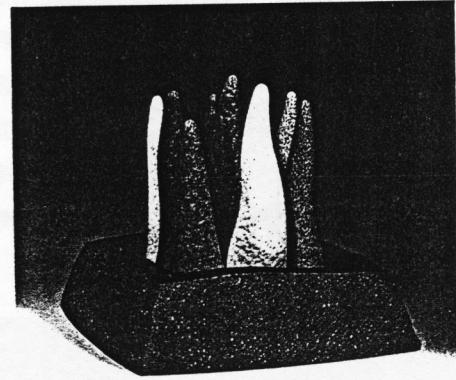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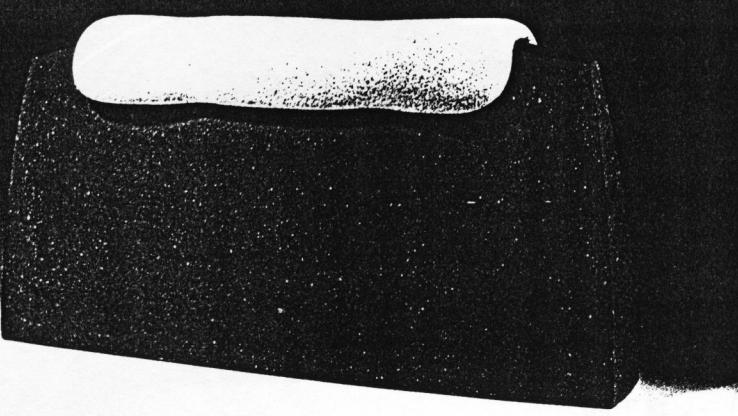


創作的新大陸 斷熱磚

「斷熱磚」是砌造高溫窯爐的耐火材料，是利用黏土與耐火材料混合木屑、細小保麗龍球壓製而成，燒成後成為滿佈小孔隙的白色塊體。由於斷熱磚上細小孔洞密佈，所以在視覺上具有特殊的輕量感。若在其表面上噴施半透明性彩釉時，會產生釉色的深淺變化與色點效果。因此，在作品塊體之中嵌入斷熱磚塊體的效果，與嵌入鑄銅的意義，在視覺的效果上是截然不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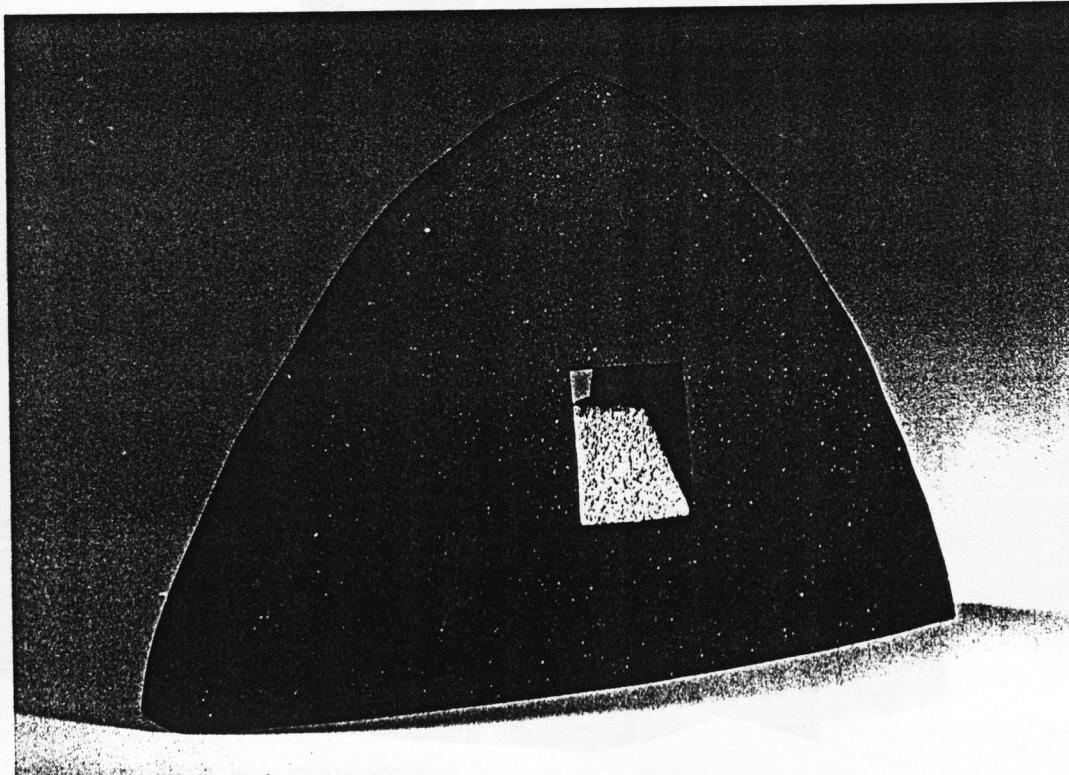
在陶土造形中，斷熱磚塊體的存在是具有特殊意義的，我常將斷熱磚塊體做成自由流暢的形態，配上鮮艷的釉色，使斷熱磚塊體顯得自由、活潑而有活力，在沉靜、穩定的陶土造形塊體中，表現出自然天地萬物生長的喜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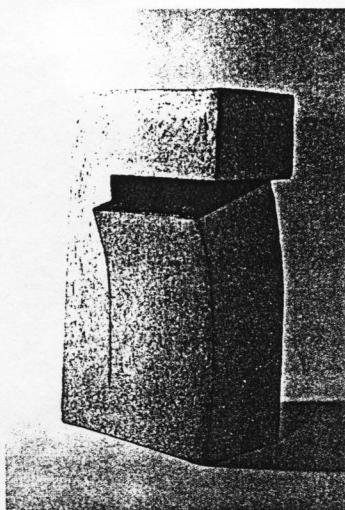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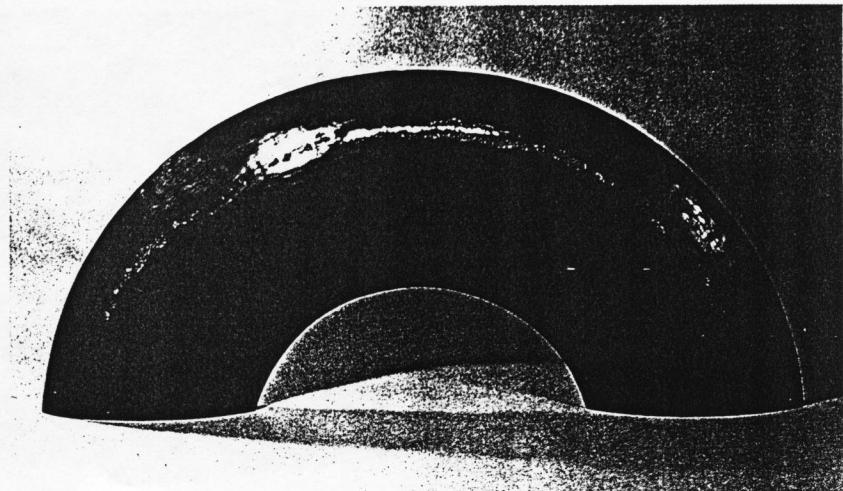




6 7
 ■ 8
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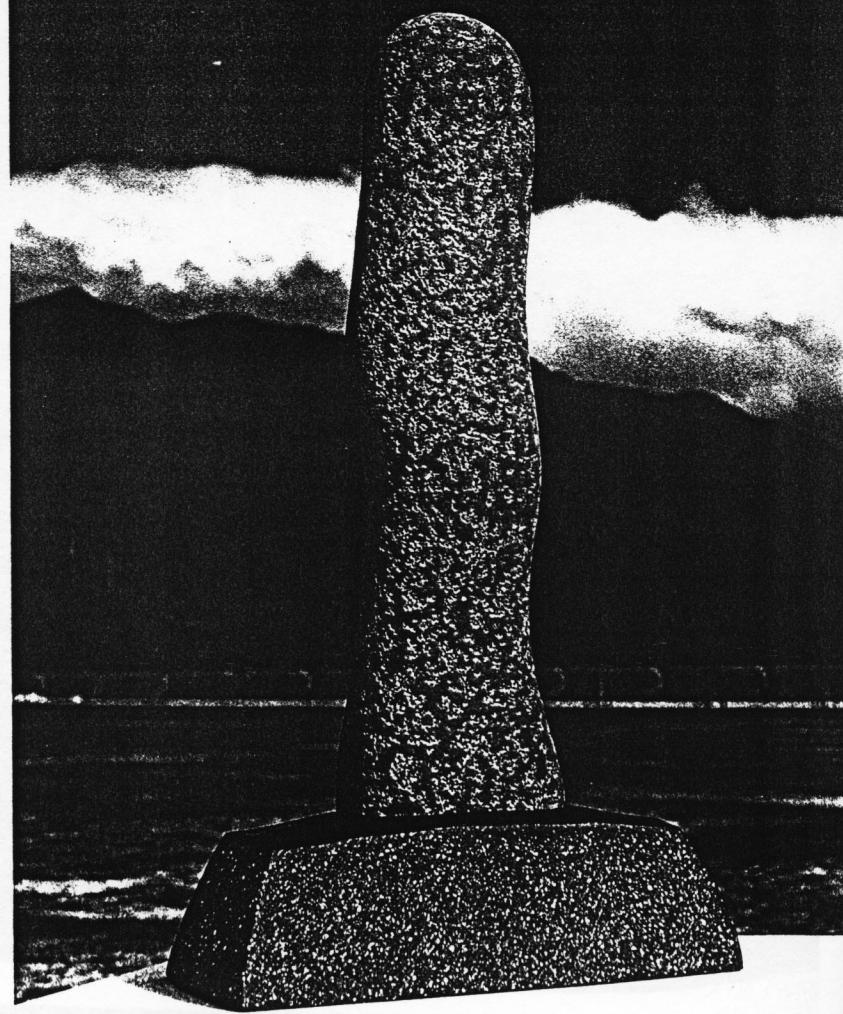
6. 生長 $23 \times 8 \times 45\text{cm}$ 1996
7. 積 $51 \times 12 \times 27\text{cm}$ 1995
8. 茂 $31 \times 31 \times 25\text{cm}$ 1997
9. 蓄 $36 \times 10 \times 30\text{cm}$ 19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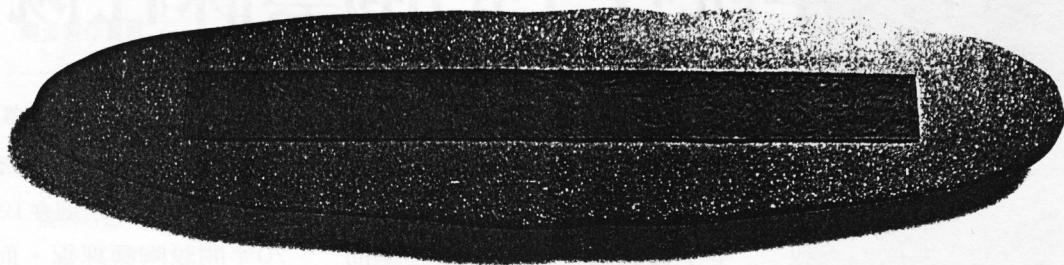




10 12 | 14
11 13 | 15

- 10. 憇 29×11×28cm 1995
- 11. 傀 21×45×100cm 1980
- 12. 枯虹 90×9×42cm 1982
- 13. 延伸 90×9×42cm 1982
- 14. 信 82×18cm 1991
- 15. 魏 31×15×45cm 1996





區區非只一方

我常以方塊體造形表現大自然的局部變化，雖然是截取自然景觀中的片斷，但是我總企圖在這有限的立體空間中，表現大自然的偉大壯麗。我也盡可能利用陶土的豐富質感，及釉藥的色澤變化，描寫細小而微不足道的自然現象，促使觀賞者在區區一方陶土之中，發掘在大自然的微觀空間中所隱藏的美妙與神奇。相對於微觀空間的細小世界，巨觀空間是從較寬大宏遠的視野觀察世界。在巨觀的視野中，所看到的是全面性的構成與整體性的氣勢，可讓人感受到物體與空間的雄偉、壯麗。

近年來在我的創作中，這種表現巨觀空間的作品頗為常見。我常以山、雲、原野作為主題，表現自然景觀的寬廣、宏大。在作品的表現形式上，是以大量的相似單位個體加以排列組合，形成一個由群化個體所架構出來的造形空間，這種表現方式也正是希望從巨觀的空間與氣氛中，獲得視覺上的效果。

綜觀這二十餘年來的陶藝創作，在早期以實用陶瓷器為主的製作中，深刻體驗陶瓷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係，認真地製作各種實用的陶瓷器物，努力發揮陶瓷服務人類的傳統功能。如今，我仍秉持陶藝服務人類的信念，從事陶藝造形創作與學校的陶藝教學工作，一方面努力不懈地創作作品，發揚陶瓷藝術

的「真」、「善」、「美」，以期對人類文化、藝術有所貢獻。同時，也致力鑽研陶瓷藝術的精髓，研究陶藝創作的技法與理論，並以有系統、有效果的教學方式，指導學生學習陶藝，讓學生得到正確的創作觀念，紮實的創作技巧，為將來陶瓷藝術的創作奠定良好基礎。走過這二十年陶藝之路只能算是一個起步，我仍須更加認真、努力地邁向作陶的下一個二十年。CA

